朱子語類

卆三四　總論

周書

仁13
775
32

孔孟周程

看聖賢代作未有孔子便無論語之書未有孟子便無孟子之書未有堯舜便無典謨未有商周便無風雅頌孫賀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未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自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俙說得畧似耳蔚

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子西嘗於一郵亭梁間見此語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二千年後又不生二程亦不得

方

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不許多不得一日因諸又說今覺見明友問都無大精神文蔚問定禮樂是禮記所載否曰不見得節復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贊卽

戰國秦漢間孔子言語存者尚多有之如孟子所引仁不可爲衆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如劉向所引之類夫子度量極大與冉冉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撿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必大○入傑錄云堯容四凶在朝夫子之門亦何所不容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鉢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爲之

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敘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不能用己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廣

問看聖人汲汲皇皇不肯沒身逃世只是急於救世不能廢君臣之義至于可與不可與臨時依舊裁之以義曰固

是何未須說急于救世自不可不仕又問若據危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等語却似長沮桀溺之徒做得是曰此為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為而不可為之時尚可以仕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之未嘗疑誅少正卯此事出於齊魯陋儒欲尊夫子之道而造為之說若果有之則左氏記載當時人物甚詳何故有二人如許勞攘而略不及之史傳闕不足信事如衛靈公無道如此夫子直欲扶持之恋恋其間久而不去

不知是何意不可曉大必

孔子在衛國居得甚久想是靈公有英雄之氣孔子見其可與有為故久居而欲輔之壽昌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來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浩○楊録云自周後氣薄亦不生聖賢

或問孔子當孟子時如何曰孔子自有作用然亦須稍加峻厲又問孔子若見用顏子還亦出否曰孔子若用顏子亦須出來做他次一等人如孔子做宰相顏子便做衆政法

龜山謂孔子知州孟子通判權州也是如此通判權

州畢竟是別人事須著此方去做始得 賡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眞是才其有異曰然孟子覺有動蕩底意思可學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難此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兼看磨稜合縫猶未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体正當細看不得 賊

仲問顏子因舉先生舊語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曰公只且自做工夫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賀孫

問顏子之學眞是先於性情上看工夫否曰然凡人為學亦須先於性情上看工夫非獨於性情上看工夫行步坐立亦當看工夫 燁 ○ 謨錄云學者固當存養性情然處事接物動止應酬皆是看工夫處

不獨性情也

邵漢臣問顏淵仲尼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敛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類子剛哦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可傳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子思孟子無可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

拜揖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貿孫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淳

問若使曾子為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熟然曾子亦大故有力曾子忠孟子大畧皆相似閎明道比顏子如何曰不要如此問且看他做工夫處德明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拔

曾點父子為學不同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道夫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

諸葛亮魏徵有道者所蓋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徵之下義剛

有弟子問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然也因坐復嘆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他不緊故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人意只今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行得他箇否道夫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善想像者也今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

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
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
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
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猶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以
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讀者
無所不讀欲其無不窮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能以其
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辯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
讀其書而以耳剽染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煞孰
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言而無不能耳
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
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焉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
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說南軒
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寓
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則旋列亦不曾看先生云後來須
著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
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遊
山許多詩甚好義剛
問明道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
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
却不能到
竇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

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故脚故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德明

鄭問明道到玉泉鄉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揍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該載淳

問學於明道恐易開發學於伊川恐易成就曰在人用力若不用力恐於伊川無向傍處明道却有悟入處方

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辨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曰也千他學甚事他在聖門亦豈不曉得為學之要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開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開時所說者個

子路全義理管仲全功利振

孟子極尊敬子路

問韓子稱孔子之道大而能博是就渾淪博是就該貫處否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至問如何是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

學得至

看來人全是資質歸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高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徧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徧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

如曾

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今人多疑濂溪出於希夷又云為禪學其諸子皆學佛可學云濂溪書具存如大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或是本學老佛而自變了亦未可知曰嘗讀張忠定公語錄一公問李畋云汝還知公事有陰陽否云云此說全與濂溪同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未嘗言其有道可學曰此無定怪程大中獨知之曰然又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但不如後來程門授業之多曰當時既未有人知無人徃復只得如此可學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袖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

者惟程太中獨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兩程子也只一時程氏類多好人卑橫渠祭太中第云父子參點又祭明道文兄云見伯淳言汝讀孟子有所見死生鬼神之蘊無不洞曉今人為卿相太臣者尚不能知先生笑曰此事是誤富公實問韓公一家氣象如何曰韓公天資高但學識淺故只做得到那田地然其大綱皆正又云明道當初想明得敛容易便無那查滓只一再見濂溪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洒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嘗見明人有祭明道文云先生欲着樂書有志未就不知其

著脩 賀孫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晬露無含蓄學蒙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衛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卓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談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難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審不是方理

因論司馬文呂諸公當時尊伊川太高自宰相以下皆要

會賀孫

來聽講多致蘇孔諸人紛紛曰宰相尊賢如此甚好自是諸人難與語只如今賭錢喫酒等人正在無禮你却將禮記去他邊讀如何不致他惡揚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韋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揚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前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苟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皐夔稷契伊傅之臣

要如何作德明

問明道濂溪倶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比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某人祭明道文說踈暢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洛樂如何著得書

德輔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容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偏

二程不言太極者用劉絢記程言清虛一大恐人別處走今只說敬意只在所由只一理也一理者言仁義中正而主靜方

濂溪靜一明道敬方子
明道說話渾淪敘高學者難看淳程子
明道說底話恁地動彈流轉方子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方
明道說話一看便好轉看轉好伊川說話初看未甚好久
看方好義剛
明道說話亦有說過處如說舜有天下不與又其說關人
有難曉處如說鳶飛魚躍謂心勿忘勿助長處伊川較
子細說較無過然亦有不可理會處又曰明道所見甚
後備故說得較快初看時便好子細看亦好伊川說初
看時較拙子細看亦拙又曰明道說經處較遠不甚協
注揚

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
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堂未緊
要處曾子說話盛水不漏仲
曾子太深壁立萬仞振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敘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唯
之傳此是大体畢竟他落脚下手得定處立萬仞觀
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孟子氣象
吾仁可以托六尺之孤士不可
九可見毅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教又有法所以有傳巷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因曾問子貢之學無傳。

德明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亦故長進僩

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節文有未至處孔子喪致乎哀而止。廣

子游是箇簡易人於節文子張過高子夏窄狹端蒙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僩

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楊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畧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云云其終卒歸於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博文約禮而已只是要人自去理會僩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淳。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又記二門人字上有東南西北字○節

鄧子禮問孟子惡地而公孫萬章之徒皆無所得曰也只是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會又曰孔子於鬧人惡地提撕警覺尚有多少病痛賀孫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惡地否但是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夔孫○用子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端蒙

濂溪清和孔經甫祭其文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慕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道夫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竟里

長卿然在親炙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作見徒以為難某嘗要取三禮編成一書事多蹉過若有朋友只兩年工夫可成浩

張橫渠傳當時人推尊純夫作見神宗實録揚

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端蒙○程張

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海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天下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

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用工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工須是如此親切更有一說奉祝老兄言語更多些更須刪削見簡潔處方是雅大

閒立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那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閒立曰明則有禮樂事物之閒分別太甚則有偏倚處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錫

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輩皆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方居仁謂伊川顧頊語是親見與病史書中說方伊川告詞如此是紹興初年議論未免一禀一賊之雜也謨

程先生傳甚備見徽廟實錄呂伯恭撰振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樂窩曰他家閒中有緊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

謹守義甚縝密曰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本高饒處太僻曰是義剛○張子

橫渠將道道理攧弄得來大後更奈何不下必大

橫渠儘會做文章如西銘及應用之文如百椀燈詩甚敏到說話却如此難曉怕關西人語言自如此賀孫

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以孔子為非生知渠蓋執好古敏以求之非孔子做不得學何

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浩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須用稱停當禮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曾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一念之肅便已收容更覺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

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着幸在鬼神因指廿蕉曰其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窮疑謂鬼神無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上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大家文字方始講究得着實其他讀于不能無過差也理

周子之書

太極圖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面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泳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端蒙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
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蓋云無此形狀而有此道
理耳賜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
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

只言無極之真真便是太極當
無極而太極蓋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物看故又
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 端蒙
無極而太極只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
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
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 僩
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
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既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
理強搜尋也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
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靜一動使是一箇關闔自其
闢闔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 謨
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 上二 廿

極下言太極窮疑上言無極無窮下言至此方極曰無
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作一物看故云
無極曰太極既無氣象如何曰只是理 學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
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
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
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端蒙
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
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
以大無聲無臭之妙也 升卿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即是太極
否曰若若若是上天理在載字上 淳

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不正是以無極太極為理曰此非其之說他道理自如此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他自有這箇道理自家私着一字不得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說中着得這箇意出方得公只要去討他不是處與他鬪而今只管去揀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劉曰要得理明不得不如此曰且可去放開胷懷讀書看得道理明徹自然無歉吞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寓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穉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也

問君臣父子為幻妄節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滯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闢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而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而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寬濶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季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太闢闔

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常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白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一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又圖

象者才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會與陰陽相雜正當況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其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讀可作録別出）

舜酌論太極云陰陽便是太極曰其解云非有離乎陰陽而言耳此句當看

此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乎陰陽而言

今於其解說句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又問無極而太極因而字故生陸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一生字便是見其自太極未有此說為是節次如此且如此說是一時俱生底道先後不可然亦須有節次康節推至十二萬八千云云不知已前又如何太極之前須有世界未正如昨日之夜今日之晝耳陰陽亦一太闢闔也但當其初開時須昏暗漸漸乃明故有此節次如此後去又須如此曰固然程子又問今推太極以前如此語見得分明今高山上多有石上螺殼之類是低處成高又螺須生於泥沙中公

在石上則是柔化為剛天地變遷何常之有又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是界至處若止說在上在下便成兩截矣呵

李問無極之眞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眞是包動靜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無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瀛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如皇極亦是中天下而立四方輻湊更沒去處移過這邊也不是移過那邊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湊到這裏又指屋極曰那裏更沒去處了問南軒說無極而太極言莫之

為而為之如何曰他說差道理不可將初見便把做定
伊川解文字甚縝密也是他年高七十以上歲見得道
理熟呂與叔言語多不縝密處是他不滿五十歲若使
季高看道理必愈縝密矣
太極無方所無形体無地位可摸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
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
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或錄云動不是
極之用耳靜不是太極之体耳太極但動者太極但
靜者太極故周子只以無極言之無形而有理
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中含喜怒哀樂屬陽怒
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若對已發言之容或
可謂之太極然終是難說此皆只說得箇髣髴形容當
自体認當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
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本來都無物事故說
只為這箇無極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
恁地說却好但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
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亦得問動而生陽
物之至有也曰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
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
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
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
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始把
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

只是陽変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因曰這箇太極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无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来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衆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窄其量是甚麼樣大今下

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脳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義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節目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話體用兼備豈似他人只說得一邊開自其節目言之便是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脩道之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進便須於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功二者須相趲逼庶得互相振策出来若能德性常尊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須

更今晓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来朋友於講學上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不甚明了質孫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个太極物物有一个太極周子所謂太極好底表德謚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廣

才說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拾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折開 先

因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問此理在天地間則為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為動靜而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洽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如何曰想是其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為稟於天者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寓

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於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位處指之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此意可學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

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太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
端蒙

某常說太極是箇蔵頭底動時屬陽未動時又屬陰了方子
太極自是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
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扇子
動搖便是用放下便是體才放下時便只是這一箇道
理及搖動時亦只是這一箇道理

梁文叔云太極無動靜而言曰不是無動靜太極有動靜
喜怒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箇太
極只是一箇大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斂藏於未發之時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
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問未有一物之
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
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
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即如此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
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
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賀孫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
陽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中又須動矣
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

截然為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
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
動而生陽亦只是且從既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
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此可見端蒙
國秀說太極曰公今夜說得却似只是說太極是一箇物
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也只說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於道未動以前如何曰只是
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
動未動又即是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
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箇頭始
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推眼前即今箇動斬截便
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如

一晝過了便是一夜夜過了又只是明日晝即今晝以前
又有夜了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即今要說時日起也只
且把今日建子說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賀孫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
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
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
是氣也有此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
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周子謂五殊二
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
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
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
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

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
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
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
分去物物各自理總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理之
流行發見處否曰固是然此段更須浮前後文通看浮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
情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用得以
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
耳可享
太極動而生陽陽變陰合而有陽後有陰陽在內而陰包於外故心如思慮在內

之為也形體陰之為(更須錯綜看如臟腑為陰膚
革為陽比見素問○端蒙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
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
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騎馬相似才生
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
不在也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
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
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
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
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
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通書理學章一便是太極靜虛動
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太抵周子之書才說

起便都貫穿太極許多道理謨

動而生陽元來有物且是如此此動蕩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生陰陰主疑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

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聽明

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曰是理動靜問如此則太極有模樣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問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則都成一不正當尖斜太極可李

鄭伊翁云吳仲方疑太極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之說太意謂動則俱動靜則俱靜曰他都是胡說伸翁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

至蔣元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盧卿

問陰陽動靜以太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搡相感相制欲言不能蓋謂是也聽明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動之根陽動之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

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謨

問必至於互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曰分陰分陽是帶上一句曰然可學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沒理會了又問惟人一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極與曰然 廣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 學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雜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人所以載人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机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 銖

周貴卿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是關捩子踏着動底撥便挑撥得那靜底踏着靜底撥便挑撥得那動底 義剛

動靜者所乘之機機也 詩云出入乘氣 ○端蒙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生陽畢竟未動之前須是靜靜之前又須是動推而上之何自而見其端與始 道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循環物事 敬仲

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姑始於此耳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

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蒙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了後又恁地做起來那箇有甚窮盡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辟相似辟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辟後邊是何物豈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此說了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憑乎岐伯曰大氣乘之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來（楊孫錄云謂地浮在氣上）這也說得好義剛

陽變一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德明）

厚之問陽變陰合如何是合曰陽行而陰隨之（可學）

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其大質（閎祖錄作全體）土是地之形質

晏問太極兩儀五行曰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是質又如人竟是氣體耳是質晏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義若兩儀五行都是子在母內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曰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又云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之

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自今日為頭已前更
不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
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亨利貞
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 端蒙

元亨利貞 利貞元亨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自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
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
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
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滾說義剛

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
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

或問圖解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
其性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則太極之全体但
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銖

或問太極圖五行之中又各有五行如何曰推去也有只
是他圖未說到這處然而他圖也只得到這處住了義剛
其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
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
合而成性也賀孫錄云真理也精氣也故能成形

無極二五妙合而凝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
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來無極是理二五是氣

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其間也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得其渣滓者為物生氣流行一滾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重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渣滓中又複稟得渣滓之甚者爾謨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無極之真郤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抑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了寰

或問太極圖下一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郤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後未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疑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二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賀孫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蒸地殼作結成兩箇人後方生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兩箇人便如而今人身上雖是自然變化當未楞嚴經後面說大劫之後世上人都死了無復人類却生一般禾穀長一尺餘天上有仙人下來喫見好後只管來喫喫得身重遂上去不得世間方又有人種此說固好笑但其因此知得世間却是其初有箇人種如他樣說義剛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義剛

問氣化形化曰此是摠言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耳

或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飲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陽為之也 端蒙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氣稟言之否曰性雖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在濁氣之中為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淳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性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去偽

問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後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於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曰義知屬陰仁禮屬陽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礼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陰陽五行似欠分別○節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何不曰仁義中正曰此亦是互相發明底說當初某看時也疑此只要去強說又說不得後來子細看乃知中正仁義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立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

直卿端蒙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曰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閎祖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錄

問中正即禮智何以不直言禮智而曰中正曰中正智字不如中正字却實且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切處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兼固字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真知惡地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淳

聖人立文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乳化一節以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三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如論律呂則又重濁為先宮最重濁商次之角次之徵又次之羽最後說

問中即禮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於四德屬貞智要正可學知是非之正為知節

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不喚做智了問只是真見得是真見得非若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不是正否曰是淳○寓同

問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於陽動陰靜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謂仁為用義為體若以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為體義為用大抵仁義中又各自有體用可學

中正仁義一節仁義自分體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是統仁中分出一箇道理如人家有兄弟只說一頭上言兄足矣才說弟便更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為其酝元亨利貞也元是亨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正字義字却是體中仁却是發用處問義是如何曰義有箇斷制一定之體又問仁却恐

是體曰隨這事上說在這裏仁却是發用只是一箇仁都說得偹

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必大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入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法偽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分偏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

曰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錄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必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義剛

周貴卿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先生曰如那克處便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那箇禁止處便是義或曰正義方能靜謂正義便是靜却不得曰如何恁地亂說今日一般

解則分外有精神且如四時有秋冬收斂則春夏方能生長若長長是春夏只管生長將去却有甚了期便有許多元氣故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便是靜後見得動恁地好這中正只是將來替了那禮智字皆不離這四般但是主靜義剛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止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淳○義同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處

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則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貫仁是元德明○今欲皆謂皆未曉語意更考

問太極主靜之說是先靜後動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雖是合下靜靜而後動若細推時未靜時須先動未動所謂如環無端互為其根謂如在人之動作及其成就却只在靜便如渾淪未判之前亦須曾明盛一番來只是這道理層層流轉不可窮詰太極圖中盡之動極則生靜亦非是又別有一箇靜未繼此動但動極則自然靜極則自然動推而上之沒理會處凿

問又言無欲故靜何也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德明）

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端蒙）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德明）

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逐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之人曰此承上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發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立人極又問此恐兼中人以下所可承當曰二程教學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正是欲無智愚賢不肖皆得方耳久之又曰此一服藥人人皆可服服之便有效云

自不肯服耳子寰

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則同而其意似有異曰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入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如禮先而樂後（賀孫）

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通貫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京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交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間矣故

下二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有無不合也端蒙

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為處却在後吉悖凶其本則主於靜端蒙

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偏思未到周子太極之書有定理量處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有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判底事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為不可改變通書無此發明此二端之理萬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倫序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闇相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賴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己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之有廣

在我便可受用何億之有廣

濂溪著太極圖其若不分別出許多節次未知何以得未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人傑

或求先生揀近思録先生披數板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無極而太極一箇是說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說這裏當初皆無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有脫落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丁寧這机關一下撥轉後卒年欄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十四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只是太化悠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

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畧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歛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淵淵山青黄碧綠無非是這箇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發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

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壁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緒自各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來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來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未又生出一箇物事來又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滾將去所以行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這事物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

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塗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為幾善惡誠無為只是自然有實理恁地不是入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有五性所以為聖所以為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然動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未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

義剛

時嘗竊亦嘗見尹和靖未嘗注太極圖不知何故渠當時

所傳圖本第一箇圈子內誤有一點紫芝於是泛此起意謂太極之妙皆在此一點亦有通書解無數凡百說話揚

通書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大雅

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而五如誠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着太極陰陽五行須是子細看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濶疎

通書覺細密分明論孟又濶高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矣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緻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着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緻上文二節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

水端錄

晏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立焉一節總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立焉一節植

晏問誠上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性善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植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知言云有一則有三自一而無窮矣又云一陰一陽劍案顯極之幾至善以徵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如何

曰知言只是說得一段文字好皆不可曉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繼上三句却與繼之者善方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陽便實陰便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說如楊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為陽義為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着形質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

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垂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屬陰此語短有滓於希夷未可知耑

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楊便不可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學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天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節

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如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德明

問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又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之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而出五行無非陰陽可學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個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植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來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時舉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是造

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存矣則感而遂通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言繼之者善是說繼之者善是如何曰明道此言却只是就人上說耳時舉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卦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氣字記是流行到這裏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毋子相似未生之時毋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毋自是毋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又券字記是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記異他字

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節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可學

利貞誠之復乃回復之復如人既去而回在物歸根復命者也不遠而復乃反復其元始頭也誠復就一物一忭一木看得復善則如一物截然到上面窮了却又反歸到元始頭誠復只是就去路尋得箇迹回來因論復卦說如此更詳之佚他日問○端蒙

誠下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体地盤方子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入傑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可學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銖

誠幾德

通書誠無為章說聖賢神三種人恐有錯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一元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端乘光祖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當然合着這實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賀孫

曾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否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卓

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

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
平如激湍自己不得如田舍火牛自止不住
道夫言誠者自然之實理無僞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
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假脩為安而全
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功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
功則一而已故曰粲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
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
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
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
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稍是說

得善之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
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道夫
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
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又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章
及心一也一章程子承周子一派都是太極中發明曰
然問此都是說這道理是如此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
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會
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簡先後有箇輕重賀孫

或舉李通語通書誠無為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
似乎相背既曰無為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
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

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頓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頓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頓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祖道

人傑問季通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為則其下未可便着善惡字如何曰正淳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若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馬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與

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闊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不有安頓不着處便是惡人傑

問若是未發時便是都無事了如何更有幾二者之間其幾甚微莫是指此心未發而言否曰說幾時便不是未發幾正是那欲發未發時當未這裏致謹使教自慊莫教自欺又問莫是說一毫不謹則所發流於惡而不為善否曰只是說心之所發要常常省察莫教他自欺耳入心下自是有兩般所以要謹謹時便知得是自慊是自欺而不至於自欺若是不謹則自慊也不知自欺也不知義剛

或以善惡為男女之分或以為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

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謨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竪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又記是惡字）

○節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直卿

○端蒙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敦厖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孌孫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稍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說婿溫公凍水記聞載陸說事是箇萬實長厚底人鉄

敦厖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敦也厖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敦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皆是人如此厖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

也端蒙

幾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鼓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端蒙

問通書言神者五十三章四十一章朝章九章六十章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淳

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端蒙

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端蒙

林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說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之時在人識之爾甯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未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六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閎祖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

者便是直卿云通書言主靜審幾謹獨三者循環與子西子夜氣平旦之氣晝日所為相似方子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此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得倒了人傑
安卿問神誠幾學者當深在幾緊要處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潛錄云在誠着力之間然
慎動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是自人身上說可學
問通書中四象剋柔善惡皆是陰陽曰然可學
問性者剋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剋惡却又剋柔二善中擇中而主焉池作焉偽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孔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問解云剉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為四象不知如何曰更子細讀未好便疑只物皆有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二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問前輩以老陰老陽為乾坤又分六子以為八卦是否曰六子之說不然寓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可學

思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

思而便通耳 時舉

齋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又曰聖人時思便通非是堐然無思撥着便轉徃地時聖人只是箇教子說無思節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植

思一章幾机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人傑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志學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問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志伊尹之志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亦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

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把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即是孔顏胸次全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郊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過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 德明 ○耿名秉

實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也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

然亦必自脩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箇道理緣為家家各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之却是私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你恁地未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下已

事如此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閒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絶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穪當底意思多閒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火言之語則不嘿嘿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靜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

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上者也直卿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也形而上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 楠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閒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閒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閒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變得晝

夜晝夜却變不得神妙萬物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爲主故以蒙民終云植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却未嘗那神不得蓋神之爲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時舉

動靜章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也如天地之收斂豈專乎靜此即神也閎祖

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謂物者不知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曰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

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又問神在天地中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爲陰則根陽火爲陽則根陰云云先生曰文字不可泛看須是逐句逐段理會此一段未透又去看別段便鶻突去如何會透徹且如此段未說理會到十分亦且理會七八分看未看去直至無道理得說却又再換一段看疎略之病是今世學者通患不特今時如此前輩看文字蓋有一覽而盡者亦恐只是無窮竟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看

大綱如何曰較之經畫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
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因
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萬
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為一
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為一截
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五而
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
以為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直卿云自易說元亨
始終發出未及方子利貞直到濂溪康節

混兮闢兮混言太極闢言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
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為萬物無窮盡也

樂上

通書論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只是淡和與不
和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說是二四六八周子只是二
四屯泰一土為五行如劉歆添一土為五行如劉歆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周
子之說也可學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
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
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海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
何曰亦是一家幹

聖學

問伊川云為士必志於聖人周子乃云一為要一者無欲
也何如曰若注釋古聖賢之書恐當時聖賢之意不
親切或有誤處此書乃周子自著不應有差一者無欲

一便是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故如何曰無欲之與敬二字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緊切學者不可不知銖

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涇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那不能入是也若物未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疑若少有私欲便發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端蒙

或問聖可學乎云云一為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着處若只堤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只是說箇本然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貞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賀孫

問聖學章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絶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明屬灾通屬木公屬金溥屬水明通則靜極而動陰生陽也

公溥則動極而靜陽生陰也而無欲者又所以貫動靜
明通公溥而統于一則終始表裏一太極也不窮是否
曰只四象分得未是此界而漫說明屬靜邊通屬動邊
公屬動邊溥屬靜邊明是貞屬水通是元屬木公是亨
屬火溥是利屬金只恁地循環去明是萬物收斂醒定
在這裏通是萬物初敷達公是萬物齊盛溥是秋末萬
物溥徧成遂各自分去所謂各正性命曰在人言之則
如何曰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
陂溥是溥徧萬事便各有箇理去有卿曰通者明之極
溥者公之極曰亦是如後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處
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
溥

安卿問明通公溥於四象屬配曰明者明於已水也正
義也通則行無窒礙木也元之義也公者公於已火也
亨之義也溥則物各得其所之意金也利之義也利配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意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
靜砥

問履之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
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者只是依春
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
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倜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
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
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也有恁地相似

處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便是悔惡向善意如曰震無咎者存乎悔非如迷復字意吝者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漸劉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物事皆只有此兩箇問人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以至言惡配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是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也只得順他易裏才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光到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未得一箇辭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直至光武又只得二十二世便一向扶不起國統屢絕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秋之春時節曰是

理性命

彰言道之纊微言道之隱彰與微須臾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剔善剔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一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人傑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今事中自有難曉底

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陰陽性命鬼神往来則不亦微乎端蒙

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極而言之只是陰陽節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

萬川相似淳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各正性命也端蒙

戞問五殊二實一段先生說了又云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幬地之無不持載正是一箇太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太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太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問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植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漢

頤子

問頤子能化而齋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齋齋亦一之意去偽

師友

杜元凱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蠢為外物所引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數子襲取紛往相似只是自不覺淅閒只是權謀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其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共同說後來必驗耶

勢

問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辭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前載道之文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已虛車也端蒙

聖蘊

或問詆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精蘊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揮蘊奧看易却須看得活法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揔錄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聖賢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至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裁縫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 砥 錄云方其初畫出來未有今易中

計多事到文王孔子推得出來而其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備旁世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善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係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淳

乾損益動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節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倜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猶第三句言蓋者蓋以解

第一句若要不忿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僩

問　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個

蒙艮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云云這也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聞目無所見也蓋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屏禮不接心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今自四體皆動惟背不動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以謂之止其所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己外不見它只見有理所以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此也

祖道別出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屏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即是此說但易意恐不如此卦象下止便是去止那上面止艮其止一句若不是止字誤本是背字便其艮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它不又却好不知止如何又恁地說人之四肢皆

能動惟靜不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地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道理寫

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為作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淳舉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曰而止這止淳

後錄

癈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又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如何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

者端蒙

誠立明通立字輕只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天命以上之事端蒙

劉問心既誠矣固不用養然亦當操存而不失否曰誠是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極其實決定恁地不解失了雖云誠實也存養到實處則心純乎理更無此子夾雜又如何持守又如何用養何用操存又問反身而誠曰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來雜亦無

問會元之期曰元氣會則生三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寫

拙賦

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讀

朱子語類卷之九十四終